

鬚生泰斗余叔岩

包緝庭

前言

現在凡是愛好國劇的人，每一談到老生這行的唱腔、身段，以及念白、做表，無不惟譚（鑫培）余（叔岩）是尚，固然也有一部份人對於言（菊朋）馬（連良）有所偏嗜的，那僅是少數而已。如今倘非年登耄耋老翁，便不足以侈談老譚當年如何如何，即如筆者生於民前六年，對譚氏演技，祇能謂為見過，究其奧秘，仍屬一無所知，今之談譚者，只能於前人著述及陳舊唱片中，予以揣摩，猶之盲人摸象耳。

我見過譚鑫培的戲

筆者出生以後，即隨宦在晉北多年，民國肇建，先嚴始自山西解綬返抵北京，適以賦閒家居無俚，不時攜余入各戲園中觀劇，最初是常聽富連成科班，間或亦偶爾欣賞劉喜奎、小香水等坤角的戲，到了民國三、四、五這三年中，就接連不斷的常去聽譚鑫培的戲了，記得先嚴曾對我們弟兄說過：「老譚此時，業已年逾花甲，將屆古

稀，他在台上的玩藝兒，早臻爐火純青，深入化境，由現在說是聽一回少一回了，所以不計其演出地點之遠近，一定要趕着去看，以免將來後悔。

「彼時譚氏常演的場地共有兩處，一是前門外西珠市口文明茶園（此處在前清時，原名天和館，入民國後始改為文明茶園，至抗戰末期又改稱華北戲院。）另外一處是在內城東安市場中之吉祥茶園。這兩處遇有譚氏貼演，我們父子必在台下觀賞，可惜筆者那時年方十歲左右，跟隨先君去看戲，因為年幼可以免費入座，而個人的目的，無非是喫點零食，看個熱鬧，對於老譚所演各劇，泰半均係初見，既不悉劇情，更不知唱詞，其在台上演技好到如何程度，可以說完全不懂，無異於以茉莉花喂駱駝——白白糟蹋了好東西。到了民國六年春天譚即因病逝世，祇記得在他出殯的那天，由先伯率領我們弟兄姊妹等十幾個人，在前門觀音寺街寶記照像館樓上，從窗口向外看到譚家發引的行列，筆者對於譚之印象，僅止於此。在所有看過譚氏演戲的朋友中，我也算忝列其一，恭陪末座罷了，比我年紀再青的人，或者

收穫更不如我，也就無需談了。

從三場義務戲談起

就在老譚去世以後，約摸不到半年的光景，北京正樂育化會（後改為梨園公會）在前門外西柳樹井大街第一舞台，舉辦了一次連演三天的大義務戲。因為這（民六）年夏天，霍雨連綿，導致永定河水汎濫成災，淹沒大宛兩縣附近村莊農田，由京兆水災義賑會出面邀約梨園同業幫忙募捐籌款，那時育化會會長是田際雲（即名且響九霄）新近接譚鑫培的後任不久，遇到此事自是見義勇為，決定從八月廿二（即陰曆七月初五）日起，集合所有名角演唱三天。第一舞台是一座現代化的戲院，新建落成不到三年，全場可以容納兩千多位觀眾，這次義演提高票價，正廳池座每位現大洋三元，最便宜的散座，如三層樓前三排也要賣到一元，後四排還賣五毛，在那年月一袋頂好的洋白麵纔賣一塊多錢，聽三天戲等於捐助了六七袋高級麵粉，豈是一般平民力所能及，不過戲好角好，還是樂善好施的人多，在共襄義舉

的情況下，賣了三個滿堂，先把三天戲碼，分別鈔錄，刊載如下，雖屬明日黃花，亦可作讀者發思古幽情。

八月廿二日第一天①開場「戰太平」王榮山（華雲）②「五花洞」吳彩霞（真金蓮）胡素仙（假金蓮）許德義（金頭大仙）③「貪歡報」楊小朵（李湘蘭）路三寶（鴿母）④「打棍出箱」余叔岩（范仲禹）王長林（江樊）⑤「打金枝」許蔭棠（唐肅宗）⑥「賣身投靠」黃潤卿⑦「鎮潭



余叔岩之沈浮山劇裝照。

州」高慶奎（岳飛）⑧「八本雁門關」王瑤卿（青蓮公主）龔雲甫（余太君）陳德霖（蕭太后）王蕙芳（碧蓮公主）賈洪林（楊四郎）⑨「牢獄鴛鴦」梅蘭芳（鄺珊珂）姜妙香（衛如玉）王鳳卿（楊國輝）⑩大軸「戰宛城」楊小樓（張綉）田桂鳳（鄒氏）錢金福（典章）郝壽臣（曹操）。

八月廿三日第二天①開場「取築陽」許蔭棠（紀信）裘桂仙（項羽）②「御碑亭」孟小如（王有道）胡素仙（孟月華）③「硃砂痣」王鳳卿（韓員外）④「陽平關」余叔岩（黃忠）余小琴（趙雲）郝壽臣（曹操）⑤「戰蒲關」高慶奎（劉忠）李順亭（王霸）⑥「天河配」王瑤卿（織女）王蕙芳（楊大真）⑦「孝義節」龔雲甫（吳國太）陳德霖（孫尚香）⑧「金山寺」梅蘭芳（白娘子）姚玉芙（青兒）姜妙香（許仙）賈洪林（法海）⑨四演「雙搖會」路：賈田桂鳳（分飾前後大奶奶）黃潤卿、楊小朵（分扮前後二奶奶）⑩大軸「落馬湖」由「坐寨」起，接「靈堂」起，接「回船」「問樵」「訪婿」「酒樓」「定計」「拜壽」，至「水擒」止，楊小樓（黃天霸）錢金福（李佩）遲月亭（萬君兆）范賢亭（于亮）劉硯亭（關一泰）趙壽臣（何路通）傅小山（朱光祖）王長林（樵夫帶酒保）鮑吉祥（褚彪）。

八月廿四日第三天①開場「黃鶴樓」許蔭棠（劉備）高慶奎（趙雲）②「寧武門」余叔岩（周遇吉）方洪順（李自成）③「進宮」孟小如（楊波）胡素仙（李艷妃）④「紅鸞禧」田桂鳳（金玉奴）⑤「桑園會」時慧寶（秋胡）黃潤卿（羅氏）⑥「百草山」帶「鋸大缸」楊小朵、朱桂芳（分飾前後王大娘）王長林（土地）⑦「得意緣」帶「下山」路三寶（狄雲鸞）金仲仁（盧昆杰）王瑤卿（郎霞玉）⑧「探母回令」王鳳卿（楊延輝）王蕙芳（鐵鏡公主）陳德霖（蕭太后）龔雲甫（余太君）⑨「千金一笑」梅蘭芳（晴雯）姜妙香（寶玉）姚玉芙（襲人）⑩大軸「安天會」楊小樓（齊天大聖）錢金福（托塔天王）許德義（二郎神）遲月亭（哪吒）郭春山（土地）趙

壽臣（巨靈）。

以上這三張戲單，是鈔自周志輔先生所著，民國廿一年出版之「五十年來北平戲劇史料」書中，第四冊第七十七、七十八、兩頁所載。這三天好戲筆者雖未獲親聆，但事後聽到很多位親友，曾經身臨其境親眼目親者談其盛況，據說是每天下午六點半鐘開戲，那一天都要演唱十個小時以上纔能散戲，觀衆買車回家，都是晨光在望，東方欲白的時候，最特色的是漫漫長夜裏，沒有一位感到體力不支而先行告退，全是強忍勞乏看完最後一場，始肯離座，固緣於角色好、戲亦好，可是北平人聽戲入迷的程度，亦可略見一斑了。

又聽人說這三天之內，除了班底跟包的人照常開支戲份外，所有名伶都是純盡義務不受酬勞，上得台去，人人鄭重其事，認真賣力，毫不偷懶，所以贏得大家喝采讚佩，內中尤以余叔岩這三齣戲，更使人叫絕，因余自倒倉後甚鮮露演，祇於大堂會中偶一爲之，又非一般人所及見，此番初次對外公演，雖然嗓音仍未復原，但這三齣戲都是重在念、做、起打，予人印象甚佳，以後余之再度獻身舞台，在卅十年成爲一代宗匠實自此始，下面談一談他的家世和刻苦用功的經過，以見一個人之成名，多是從艱辛中得來，非倖致也。

余叔岩的家世概述

比年以來，談述余叔岩家世者頗不乏人，所惜類多輻輳鈔錄人云亦云。家兄丹庭雖長於余氏六歲，但因癖好國劇，與之總角訂交，相互研討

，達七八年之久，以故知之較詳，爰就曩昔所聞家兄口述，追憶記其崖略，可能尚有未經他人所道及者，亦可聊補梨園掌故之闕文焉。

叔岩祖籍，爲湖北省黃州府羅田縣人，其祖父余三勝，（亦有寫做「三盛」者）乃前清道光二十年以後，三大鬚生之一，與之同時共享盛譽者，尚有安徽潛山之程長庚，其劇藝足以代表徽派，三勝則爲漢派之代表，另一北京生人之張二奎，可謂之爲京派代表，不過張氏成名較晚，更兼嗓大聲宏，儘力吸收程余二人之腔調，發展擅變而成爲以王帽戲獨擅之「奎派」。道光廿五年，潞河楊靜亭氏所著「都門雜詠」中，有詠「黃腔」一首云：「時尙黃腔喊似雷，當年崑義話無煤，而今特重余三盛，年少爭傳張二奎。」具見當日余、張兩人，紅極一時之情形，宛然活躍紙上矣。

三勝所生子女衆多，未入梨園多不可考，惟第五子名且余紫雲子繼父業，同光兩代斐聲鞠部，係咸豐五年乙卯陰曆七月初七日生于北京，本名金標，譜名科榮又名培壽，字硯芬，乳名昭兒。同治初年拜景齋堂主人梅巧玲爲師，入四喜部，始改用紫雲藝名，習崑旦及皮簧青衣兼演花旦，以彩樓配之王寶釧，機房訓之王春娥，爲其代表作，但花旦戲中翠屏山之潘巧雲，貪歡報之李湘蘭，亦頗擅勝場，尤以時裝扮像，歌蘇州小曲，飾蕩湖船之船娘，更爲風靡一時。在光緒六年，梅巧玲逝世後，卽由紫雲代掌四喜班。娶崑旦沈天喜之女爲妻，生四子一女，女嫁且角果湘林（卽程艷秋之岳父，民國五年曾與俞振庭、徐蘭沅合

資辦斌慶科，爲此科班股東之一。）長子名第福，字伯清，次子名第祿，三子名第祺字叔岩，四子名第祉字卓天，他曾于民十二、舊曆壬戌臘八日用「余勝蓀」之藝名，與劉景然合演戰成都，於北平開明戲院。終以人緣有限，口碑不佳，旋即輟演，謝絕舞台。三勝父子於演戲之外，均甚嗜好古玩，嘗與清季士大夫遊，對金石字畫，鍾鼎磁玉，精於鑑賞，曾在北平琉璃廠開設古玩玉器店一處，獲利頗豐，至光緒廿五年紫雲逝世後，此店乏人主持，已瀕臨不易維持境況，距次年庚子拳變陡起，隨卽竭業。

小小余三勝的時代

余叔岩是光緒十六年舊曆庚寅十月十七日出生，當其父紫雲去世時，尙在稚齡，甫屆十歲，雖有兩兄亦均不事生產，未及服闋卽奉母命從老伶工吳連奎，爲之開蒙學老生戲，嗓音清亮，扮像瀟灑，頗具神清骨秀之致，至光緒三十一、二年間，能戲已達二、三十齣，足以應世，適逢天津日租界下天仙（此一戲園入民國後改名爲新明大戲院）戲園國主趙廣順，派人到北京來約角，經人介紹，卽與余家談妥，以每月現大洋五百元包銀，外加四管——管接，管送，管吃，管住——的條件訂立契約，用「小小余三勝」藝名登台，並由其長兄余伯清隨同前往。談到余三勝這三個字，在天津是很叫得響的，因爲早先余三勝在世時，曾在天津唱過一個時期，當地的觀衆對其腔調和嗓音歡迎得到了入迷的程度，雖然三勝去世已久，大家仍舊留有良好的印象。至于余伯清之

隨同前往，第一是爲了照料，固然北平到天津只有二百四十里地之距離，又有火車可以直達；但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孩子，初次離開家門，而去的又是一個向來沒到過的地方，自然要有一個家裏大人跟着纔覺放心。再者余伯清會拉胡琴，他在北京即以擅拉他祖父的腔調作標榜，此次赴津，即以監護人的身份，兼充叔岩調嗓上台的琴師，不料前三天打礮戲唱完了，居然「挑簾兒」紅，從此每天客滿，上座不衰。據一般觀眾的批評，這個小小余三勝，年齡不大，嗓音洪亮，唱腔有味，而且做表俱佳，身上好看，這一套口頭宣傳，一傳十，十傳百，轉瞬之間不脛而走，每場賣進來的座客，有的是爲了好奇心理所趨，前來一觀究竟，有的則爲視聽之娛，滿足戲癮。一個童伶能具此號召力並非偶然倖致，第一是這個藝名起得成功，天津人一向最重感情，對人熱心，余三勝去世已久，遺愛猶存，對其嫡系子孫自當另眼看待。第二天津人聽戲，喜歡嗓音豁亮，聽個痛快，所以譚富英的「叫小番」兩次都上不去，就連得兩次滿堂倒好，彼時叔岩正在噪衝力沛，神完氣足的當口，更兼他文武崑亂不攏，腰腿工架鞭式，這是得力於幼功堅實，在叔岩九歲那年，他父親紫雲尚在世時，請老伶工名武生姚增祿先生來家爲他開蒙練工，教授武戲，一年之內學會了乾元山，探莊，蜈蚣嶺三齣武戲，這對他嘴裏的念字，身上的工架，腰腿的靈活，都樹下良好的基礎，天津人原存有愛屋及烏的心，又見他一切都够水準，怎會不大捧特捧呢。

就這樣每日晝夜兩場，天天滿座，有時還加

演堂會戲，一轉演合約期滿，欲罷不能，只好續約，包銀亦自五百元陸續增加到一千多銀元，一連演了一年多，不能否認是個奇跡。到了光緒末年，終因勞累過度，嗓音起了變化，呈現倒倉的跡象，至此不得不急流勇退，辭班返回故都調養，回到北京以後，還想要加緊治療，準備東山再起，正好有人約他在廣德樓試演三天，誰知上得臺去嗓音低瘡，幾不成聲，只唱了兩天，第三天便臨時回戲。從此以後，不僅各戲團班主以及前台觀眾都知道這個角兒「完啦」，就連他自己也明白昔日燦爛輝煌已歸幻滅，「敗將不提當年勇」，而今而後結束了「小小余三勝」時代。

叔岩之倒倉敗嗓，固由於連年累日永無休息唱重頭戲，把嗓子累出了毛病，這無非是緣因之一。一個冲年童伶，來到這紙醉金迷，華洋雜處的天津租界裏，又趕上少年得志平步青雲，上台有人喊好，下台受人逢迎，血氣未定，很容易步入歧途。所以後來余氏時常對人很感慨的說過下面的一篇話。

他說：「我們這一行，剛一出門就紅起來了，的確得要有個人看着纔成哪，如果太自由了，那就容易出岔兒啦，當年我在天津下天仙塔長班，我的大哥哥余伯清替我拉胡琴，按理說他應當看着我一點兒纔對哪，可是每天唱完了戲，他就到帳房裏拿了他自己的戲份先回家，就不管我了。因爲他右眼失明，大家給他起個外號兒，都管他叫『余大瞎子』，事實上他就是不睜一隻眼合一隻眼的，他也管不了我，因爲每天我唱完戲卸了裝之後，還得和另一個女角對戲，對完了戲這就

屬於我個人的時間，可以自由行動了，現在想起來，真是追悔莫及」。從他這段不打自招的口供裏，雖然看不出他和那位對戲的女角有何曖昧不明之處，不過從「自由行動」四字推斷，可能不外乎吃喝嫖賭一類的行徑，否則又何必「追悔不及」呢？

余叔岩一直至死未脫三紅之厄，當然這與「年少之時戒之在……」不無關聯，當他回到北京又在廣德鐵羽之後，急忙延醫調治，經過診斷，纔知不但聲帶受了重傷，即身體虧損亦不在小處。一個人若遇好運來臨，雖城牆也擋不住，一旦交到霉運，也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從宣統元年起，叔岩本身遭遇拂逆的事，接踵而來，先是老母病故，繼而弟兄析產，雖然椿樹頭條那一所祖遺的老宅子，分到了他的手裏，可是坐吃山空，自不免常常仰屋興嘆，他雖因倒嗓不能登台，却仍懷着雄心萬丈不甘雌伏，因之不斷求人指點，多方面向人請教，總希冀有朝一日能在藝術上有了登峯造極的程度，果然後來實至名歸，有志者事竟成。自從宣統元年往後的七、八年中，也就是余叔岩韜光養晦，刻苦用功的期間，他的惟一目標就是學譚鑫培。

矢志學譚刻苦用功

說到「學譚」，真是談何容易，老譚畢生正式收錄的門生，只有兩人，一是早年在上海收的王月芳，係小王桂芬之父，曾爲吳彩霞之吳少霞開蒙學老生戲，少霞後改武生並更名吳彥衡，王月芳遂亦漠漠無聞。另一人則是譚氏晚年所收之

余叔岩，此外內行中如王又宸、貴俊卿、言菊朋，票友中若王君直、莫敬一、馬振卿（外號馬叫天）、夏山樓主韓慎先等人均係私淑而已。

余叔岩自津歸來居家養病之際，雖擬執贄拜譚，苦於不得其門而入，只好從旁設法，尋覓經常與譚配戲，而又頗有心得的人，第一個被他發現的就是三慶科班出身之武淨錢金福。錢和叔岩的岳父陳德霖是同科師兄弟，同人同庚，都是同治元年生人，不過錢比陳的生日要大七、八個月，故爾陳對錢之幼年中年一切造詣，以及爲譚配戲用心揣摩之情形，知之最詳，因囑余往錢家求教，先從練工、打靶子起始。叔岩初到錢家，金福命之先走台步看，見其步履之間有「甩骨膀」的毛病，乃先爲之糾正此一積習，其方法是予以木棍一根，使之緊握兩端，而後將木棍橫靠腰部，如此走起來，胯骨自然就不會甩了。這是宣統元年的事，那時叔岩則剛滿十九歲。每天除練習走台步及各種身段之基本動作以外，並爲之說（教）戲，及與錢子寶森打靶子，金福在旁監視，隨時予以指點。叔岩學戲既肯用心，又有耐性，如此者十年藝乃大成。他的玩藝兒除向錢金福請益不少，並分向李順亭、陳德霖、王長林、程繼仙等作多方面討教，而外行票友中如王君直、恆詩峯等，凡對譚藝三折肱者，莫不與之交納研討。

在叔岩倒嗓期中，對其最關心的人，莫甚於他的岳父陳德霖，殷殷寄望於這位東牀快婿的前途，乃於民國元年帶領着叔岩到西四牌樓受璧胡同陳彥衡家裏，請陳十二爺教他幾齣譚派戲，因陳乃彼時研究譚派唱腔最有心得的人，在宣統初年

德霖與名鬚生劉鴻聲同往天津，合演於河東與租界之東天仙戲園，特邀陳彥衡爲之操琴，彼此合作無間非常投緣，就此奠立了深厚的友誼，這次陳德霖親自登門拜懇，陳十二當然義不容辭，即命叔岩每天一清早便到陳家來上課，先哼腔，再上胡琴調嗓，每天如是的是足足要用三、四個小時的工，纔能回家去吃午飯，在陳家他第一齣戲學的是托兆碰碑，第二齣是瓊林宴，第三齣又學會了失街亭、空城計、斬馬謖，這三齣戲學完了，陳彥衡覺得這個學生頗够材料，一則他天分極高，教他腔兒一學就會，再者他能把出字收音，吞吐的勁頭兒，一一領會，而且肯於在深裏鑽研，所以教的主兒也就很有興趣了。當他學會瓊林宴以後，陳

即勸他上台演一次試試看，可是叔岩因爲自己的嗓子沒有把握，還在發怵，彥衡就鼓勵他說「我給你拉胡琴，管保砸不了」於是介紹他在彥明允家中堂會戲裏，唱這齣問樵開府帶打棍出箱，那天前邊還有王君直唱的托兆碰碑，這兩齣譚派戲都是陳彥衡一人爲之先後操琴伴奏，演完了據一般人的批評，是余叔岩的嗓子固然不若王君直之清亮腴潤，但唱腔的韻味，做表的身段，却是瓊林宴比較李陵碑，顯得更使人過癮，從此也就增加了余叔岩在舞台演出的信心。以後他又在陳家繼續學了捉放、賣馬、桑園寄子、連營寨、八大

錘、武家坡、探母回令、打鼓罵曹、定軍山、戰太平等十幾齣戲的譚派唱腔。叔岩除了向錢金福學譚派戲的做表、地方、身段靶子，向陳彥衡學譚派唱腔之外，又向王長林學問樵、出箱、打漁殺家，天雷報的身段，並從田桂鳳學坐樓殺惜的做表

，因爲王、田二人都是當年常陪譚老板演這幾齣戲，同台已久所以都有準譜兒。可是經常向這些位內行學戲問藝，不能白學，或多或少總得給人家一點兒報酬，那時他的家道已漸中落，平日又無收入，幸喜他這位陳氏夫人（德霖之女）非常賢慧，爲了叔岩在外面去學能耐本事，不惜把自己妝奩中的簪環首飾拿出來變賣成現鈔，以供他做膏火束脩之費。

大約是民國元年底二年初的時候，有一位前清廣東水師提督李直繩將軍（即現在台北年屆八旬老教授李景武之尊人）家裏辦堂會戲，也是由陳彥衡介紹叔岩唱了一齣失街亭帶斬馬謖，不單是陳彥衡爲之操琴，所用配角中有黃三（潤甫）的馬謖、金秀山的司馬懿，李順亭王平，鮑吉省趙雲，王長林和慈瑞泉扮份二老軍，這都是陪譚老板演此的一堂原班人馬，全是由陳彥衡替他代約的，好在堂會主人有錢，不在乎淺淺之數，而造成叔岩初演失空斬的紀念，那時李景武教授尚未弱冠，不知他還記得此事否。

叔岩在家境不裕，經濟困難中，還要苦心孤詣，多方請益來精研譚派學術，已屬難能可貴的了，殊不知他獨自用私功尤爲一般倒倉老生之僅見，譬如他每天黎明即起，躍到先農壇根去喊嗓子，尚係普通內行所常見，惟有到了冬令，三九的天氣，在自己家中院子裏，潑上幾桶涼水，使之凝結成爲很厚的冰，然後繫上硬靠（梨園術語謂有靠旗者爲硬靠，無靠旗者爲軟靠）穿上厚底靴子。在冰地上起霸，耍大刀花，跑圓場，以練到不致滑摔跌倒爲原則，這種工力，練到行動自

如之後，遇到多麼滑的台毯也不致有傾斜之虞。記得十幾年前見一位老牌坤角演穆柯寨，在行圍射箭跑圓場時，一不小心摔倒台上，這就是腿上欠工夫所致。

余叔岩爲了立志學譚，從錢金福、陳彥衡二老窺得門徑，不但私自用功不輟，在民國初年壬子、癸丑、甲寅這三年中，還不斷和平輩同行互相研究彼此交換藝術，可說是不勝枚舉，類如他以殺惜向李春林交換太平橋，以寧武關和貫大元交換戰長沙，和韓慎先——夏山樓主交換過南陽關與戰太平的唱腔，這種通融有無，禮尚往來的事，真是不一而足了。

前文談到李春林這個名字，一般讀者可能感到有些陌生，這人是小生陸華雲（小翠花之岳父）所辦之小長春班坐科，與榮蝶仙（在科名春善，即程艷秋之業師）張春彥爲師兄弟，習文武老生出科後倒嗓，即在各班後台任管事兼教票友維生，蹉跎歲月達二十年之久，迄未得意，後任梅蘭芳班承華社大管，四五年後積蓄頗豐，敵僞時期蘭芳息影，春林在北平石頭胡同北日路西，開設「遠香館」小飯肆，以售天津包子爲主，兼備各種炒菜，因隣近柳巷花街，每值華燈初上座客盈門，午夜方休，營業鼎盛獲利無算，至抗戰末期姚玉芙爲愛婿李世芳組承芳社，復延春林出任大管，日本投降後梅蘭芳重披歌衫，李春林亦被邀赴滬恢復原任，遠香館之生意如常，仍不放棄，以爲終身之副業。因其腹笥淵博，待人忠厚，以故各地梨園界，均尊之爲李八爺。

在民國初年李春林倒倉未久，他還抱着復原

登台的希望，每日清晨亦到先農壇壇根去喊嗓子，致與余叔岩成爲天天見面的朋友，每逢各人把嗓子喊到告一段落時，便聚集在一處隨便閒談，有一天李春林說「洵貝勒（前清遜帝宣統之胞叔，亦即載濤之六胞兄）找我進府去說戲，第一齣就要學坐樓殺惜，真糟糕，我只會坐樓不會殺惜，可又不能不應。」叔岩說「不要緊你只管應下來，我教你殺惜，這齣戲是吳（連奎）先生給我說的，有準譜，你把太平橋教給我，咱們交換。

怪人葉德輝

趙宗鼎

中外雜誌一〇五期劉心皇先生所寫的「民初怪人葉德輝」一文，將葉先生一生怪僻癡媚道來躍然紙上，余生雖晚但猶及見葉先生本人，當時年幼尚在高小肄業，居處與葉家隣近故時與相值，且曾數度經親友介紹聽葉講經，因而得親聆教，葉爲清末民初名士，面麻牙暴其貌不揚行爲怪異，與王湘綺先生同爲吾湘無人不知之人物，鼎革後葉居長沙南正街蘇家巷，房屋很大藏書極多，他家人在坡子街開有一莊銅器店，離蘇家巷不遠，葉經常長袍馬褂徒步往返，性詼諧玩世不恭，間有寫作亦投送長沙國民日報副刊發表，民十六七年共匪到處作亂湖南省首當其衝，工會農會尤爲猖獗，葉一時心血來潮寫了一幅幽默農會的對聯刊登在國民日報副刊上就是劉心皇先生所說的：

「農會宏開，稻粱菽，麥黍稷，盡皆雜糧。」
「會場廣潤，馬牛羊，雞犬豕，都是畜生。」

「有些人說」余叔岩拜譚鑫培爲師，只學會了一齣太平橋，而且是在烟榻上學的，老譚是用煙籤子比劃着教的，「這種說法已然流傳了五十多年了，其實這戲是叔岩先從李春林學會了，心裏有了底，再經譚一番指點，便豁然貫通了，一齣戲是這樣，齣齣戲都是如此，他先向別人學成一個輪廓，然後再在台下聽譚的唱腔，看譚的做表，兩下比較互相印證，便不啻深得實授了，現在學戲的人，誰還肯下這種苦工夫。（未完）

但是劉先生還遺漏了一個橫額沒有寫出來，那就是：

「斌」「卡」「尖」「傀」，葉先生爲恐讀者不知涵義特別加以註釋：

斌者，不文不武之謂也。
卡者，不上不下之謂也。
尖者，不大不小之謂也。
傀者，不人不鬼之謂也。

可謂喜笑怒罵，諷刺到家，初不料竟因此惹成殺身之禍，此聯發表在長沙馬日事變之前，民國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共匪彭德懷等襲陷長沙省城時，葉先生倉卒不及走避爲匪所獲，於七月三十日，頭戴紙糊高帽上書劣紳葉德輝，網綁遊街押至又一村教育會大坪公審就地槍決，家人不敢收殮，直至八月五日何鍵由湘西揮軍收復長沙始予殮埋，一代名士如此下場亦云慘矣。